

啊！新大陸

王濤

● 关 毅 著 ●

石油工业出版社

啊！新大陸

王濤

[关 毅◆著]

石油工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啊! 新大陆/关毅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6. 4

ISBN 7-5021-5439-6

I. 啊...

II. 关...

III. 石油工业-先进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6.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745 号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n

总 机: (010)64262233 发行部: (010)6421039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13

字数: 38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 7-5021-5439-6/TE·4161

定价: 5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1
召唤.....	2
温柔的海风	14
一匹黑马	31
逐鹿	39
总统的微笑	47
地球的肚脐眼	59
时不我待	72
喧嚣的海浪	79
机器运转加快了	89
边城邂逅	94
钻塔挂上红爆竹.....	107
拉比娜有魅力吗.....	120
拐棍.....	133
火灾.....	142
井打空了.....	156
魂断拉比娜.....	169
拿不拿 M 区	188
一言九鼎.....	194
的的喀喀湖.....	202
底牌在哪里.....	212



使馆关心·····	226
北京汇报·····	234
大地图画·····	248
喜获高产·····	260
舆论变了·····	277
高原城的篝火·····	283
报关曲折·····	297
迷人的海滩·····	319
阿玉住院·····	324
合法身份·····	337
成功·····	350
转战·····	362
庆回归·····	370
厄尔尼诺·····	379
献身·····	388
长眠·····	399
梦里依稀·····	405
后记·····	409



引 言

1492年10月12日凌晨，哥伦布在浩瀚的大洋上航行了两个多月，久盼陆地而不见，全船笼罩在一片绝望之中。突然，船头上的水手一声惊叫：“啊！陆地！”这一声惊叫就成了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开端。从那以后，伴随着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扩张，一批又一批西方冒险家们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

近一百三十年来，一次次石油发现的消息在这个开阔而又美丽的新大陆上传播着。世界各地各个阶层不同肤色的人们为之奔忙，为之兴奋，抑或为之争夺。

近十年来，一群黑眼睛、黄皮肤的石油专家来到了这里。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登上了美洲新大陆。他们在这里一展身手，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而艰苦创业。

他们不再是“契约华工”，不再是被贩卖的“猪崽”，不再是“二等公民”。他们是投资人、作业者、企业家、工程师和各类专家学者组成的团队。他们的奋斗是为国争光，他们的献身是为民族争气。他们会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吗？

引
言



召 唤

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真是气象万千，北南半球的寒暑春秋刚好相反。刚过完了春节的北京，天气乍寒乍暖，但浓浓春意已经弥漫开了。此时，在地球的另一半，地处南半球的 B 国首都 L 城却正是秋季，虽然总是阴天，但也是秋色一片了。

历亦星和方春志、任秀玉、陶天终于到达了 L 城，踏上了 B 国的土地——这片他们以前仅在世界地图上多次端详、抚摸和猜测的略带一点神秘色彩的国家。

这个一行四人的专家组，是石油总公司紧急从下属各单位抽调的石油勘探开发专家。他们的任务既明确又比较笼统：支援正在起步的国外石油开发项目，而且要求他们路上不准停留，尽快到设在 B 国首都 L 城的项目公司 SP 公司报到。

历亦星虽然年纪不算大，但资历已不算浅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石油大学勘探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他先在河口油田采油一线干了五年，又在南海的海上油田对外合作一线干了五年，做过中外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地质专业代表，最近刚被任命为南油公司地质研究所的副所长，专业素质和英语程度口碑颇好。这次被选调虽然有点突然，但他还是匆匆办好工作交接，告别妻儿，从深圳直飞北京报到。总公司相关部门已为他办好了护照签证、机票等手续。SP 公司北京办事处辛主任发给他二百美元路费，交代了注意事项，并安排他当组长与另外三个人同行。头一天晚上在招待所四个人接上头后，第二天早晨就直奔首都机场，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北京到洛杉矶的 MU583 班机出发，开始马



不停蹄地奔向目的地。

出发的时候才发现，行头最光辉灿烂的是方春志。他一身笔挺的藏蓝色西装，白色的衬衣，打着红白相间的领带，新皮鞋擦得锃亮，肩上背着一个黑色小皮包，地下拉着一个大皮箱，看样子是第一次启用。四个人刚到一起，不太熟，不好意思开大的玩笑。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任秀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方老总，不愧是大老板！这套西装真抢眼！得几千块吧？”

方春志是华海油田的副总地质师，四十多岁，中等个儿，有点中年发福，说话有一种领导习惯的派头。听任秀玉这么一说，他好像那种刚上轿的新媳妇，有点不好意思又带点自豪的口吻说：“咱出国嘛，别给中国人丢份子呀！这西装还是你大嫂硬拽着我到济南大百货买的呢。一千五百多块钱，不算贵。”他又用皮鞋尖点了点腿边的大皮箱，“这是白沟的产品，又靓又便宜。”

历亦星以前出过国，知道第一次出国的人大都是这样的。就随和地说：“方老总给我们作榜样了。等转飞机托运行李的时候，方老总就在前面当大老板，我在后面扛行李当随从。”历亦星作了一个扛行李的姿势。他穿得确实简单，一件长袖的T恤，一条米色的休闲裤，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任秀玉说：“我也算一个。”

历亦星说：“您是老大姐吧？干这类活就不用您了。国外讲Lady First，您用西班牙语保我们一路顺利就行了。”

任秀玉四十多岁的样子，脸角有了细细的皱纹，所以历亦星叫她老大姐。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因为是小语种，以前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次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了，她也很高兴。她说：“还有小陶呢。”

陶天也是第一次出国，一身西装革履。他是大庆油田的采油工程师，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刚在北京的一个西班牙语培训班学了半年出来。四个人当中他最年轻。他凑上来说：“没问题，大

姐，两位大哥，兄弟同行小弟受苦嘛。”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一万米高度上平稳飞行，因为是由西向东飞，昼夜交替特别快，一会儿日出，一会儿又日落了。刚结识的伙伴们随意聊聊天，喝喝饮料，靠在椅背上休息休息，感觉还算不错。十五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也不觉得太寂寞。但飞机到了洛杉矶，他们就有点紧张了。他们要从洛杉矶机场直接转美国国内航班到美国东南部的城市迈阿密（MIAMI），再从迈阿密机场转美洲航空公司（AA）的国际班机到B国首都L城。洛杉矶机场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一个机场，登机口很多，不熟悉的人肯定发懵。再一算时间，转机时间仅有两个小时，而转机的航班和登机口又都是陌生的。他们四个人一走出舱门就急三忙四在人群里挤着直奔出关口。无奈出关队伍排得老长，过了移民局关口，又提行李过海关，足足一个多小时才出得关来。

等他们出得关来，方春志突然想上厕所，四下看了半天，没有。还是陶天动作快，放下行李，转过大厅弯道，用手一指：“那儿，快去！”方春志看到上面有一个男人的标志，就进去了。

陶天回过来和历亦星、任秀玉站在大厅里，看着行李，等着方春志。等了一阵，不见方春志的踪影。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分钟，真是有点叫人着急了。陶天去洗手间找，不见踪影。历亦星说：“估计是走错方向了。小陶，你上那边，我去这边，任大姐原地看着，十五分钟找不着都回到这儿。”

在一个长廊的拐弯处，历亦星找到了正在焦急地东张西望的方春志。方春志已急得满头大汗，西装也没了个型。“兄弟，你们等着急了吧？”方春志像丢了东西又不敢说丢似的，“我随便看看，这里的勾勾文真是难懂，通道这么多，像到了水浒里的祝家庄。”

历亦星顾不上说什么，拽住方春志的衣袖就往回走。

等四个人背着大包，提着行李，互相照顾着，跌跌撞撞地找到联合航空公司（UA）飞往迈阿密的美国国内航班登机口时，

飞机已经要关门了。在机舱座位上安顿下来，四个人才喘了一口气。方春志觉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难受极了。脱下西装外套，解开领带，一个劲地擦汗。

到了迈阿密，转乘美洲航空（AA）公司飞往 L 城的国际航班。又是仅有三个小时的转机时间。他们下了飞机，要取行李，可因为他们在洛杉矶登机时间晚了，行李要随下一班机才能到。他们在行李大厅里又等了近两个小时，还算不错，取到了行李。剩下还有一个多小时了，幸亏一位机场小姐的帮助，乘坐机场轨道车，穿过偌大的机场大厅，他们来到了 AA 公司的登机柜台边。

AA 公司柜台小姐对他们拿的中国因公普通护照翻来覆去地看，客气地说：“对不起，你们没有 B 国的签证，不能办理登机手续。”历亦星听她讲的英语很别扭，用自己的英语跟她来回过了几遍，弄明白了柜台小姐说他们的护照上没有 B 国的签证，航空公司不能让他们登机。历亦星再三跟她解释中国政府和 B 国政府之间有外交协议书，对中国因公普通护照持有人是免签证的。可柜台小姐却一再说 NO。

任秀玉看历亦星和柜台小姐说了半天也没结果，就上来说：“这地方很多人讲西班牙语，我来试试。”说着用西班牙语跟柜台小姐说起来，果然柜台小姐讲西班牙语。任秀玉拿出一份英语的中国和 B 国两国政府关于因公护照互免签证的协议书复印件，再三解释。但交涉半天还是 NO。陶天也过来帮忙，看交涉不下来，有些急了：“任大姐，找他们头儿！”

任秀玉拿起护照说：“Quien es su jefe? Quiero hablar con el!（你的头儿是谁？我要和他说话！）”说着，和陶天就往柜台里闯，小姐使劲地拦挡，也没拦住。

值班经理是个秃顶的白人，看着这两个讲西班牙语的中国人情绪激动的样子，忙挥挥手，让他们坐下等一会儿，说他会帮他们联系。



值班经理亲自打电话与B国驻迈阿密领事馆联系，落实中国人所持有的因公普通护照是否可以免签证进入B国。折腾了好一阵，在最后一刻钟，值班经理说：OK！四个中国人才匆匆忙忙办了登机手续，上了飞机。

坐上了去L城的飞机，放好行李，大家喘了一口气。飞机起飞了，方春志感慨地说：“出门靠朋友，咱们这到了外国了，是虎落平原啊！以后事儿还多着呢，咱们哥几个可得拧成一股绳！”

历亦星心细，把护照放在贴身的口袋里，登机卡放在上衣口袋里。他第一次到迈阿密，但他知道迈阿密在世界上知名度非常高。他问任秀玉：“任大姐，这个迈阿密是英文名还是西班牙语名呀？”

任秀玉说：“迈阿密是西班牙语的名字，这个地方是美国东南部的大城市，世界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迈阿密是通向南美的门户，往来南美的人很多，所以这里大部分人都讲西班牙语。咱们从这儿穿过加勒比湾就进入南美了。”

快到L城的时候，该填入境表格了，任秀玉帮方春志填完，夹在护照里递给方春志。又整理一下衣物，拿起这趟航班的登机卡看了看，没什么用了，想扔掉。但又没舍得扔。拿在手里，琢磨琢磨，拿起笔来再在空白处写上“路在脚下”。方春志也学着，拿出他自己的登机卡，按照他认外文的办法，在英语往返地名和登机人名字的下面标上汉字，又在空白处写上“看图识字”。一边写一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大陆，留个纪念嘛。”

历亦星见状，对任秀玉说“哎，好！干脆咱们几个人互相都把大名签上，怎么样？留个纪念嘛。”

陶天积极响应：“咱们能走到一块真是有缘，以后还请老大哥、大姐多多关照呢。”陶天想了想，写了四个字“永不相忘”，并把自己的名字落在最下面。历亦星写了“进军南美”。四个人互相交换着写了一遍后，每人一份收起来。陶天笑着说：“这得

好好收着，保不定哪天，这成了历史文物了呢！”

飞机在L城机场落地已是凌晨四点多，四个人还算顺利地提出了行李，虽然陶天的箱子被摔开了，仅不见了一个小皮夹子，倒也无所谓，重新把箱子捆好，出了关口。他们站在陌生的土地上，天还没放亮，小风凉飕飕的。他们瑟瑟地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见到来接机的人。耳边不停地响着本地出租车司机招揽生意的西班牙语“达科西”（TAXI）的吆喝声。举目无亲，自己闯一闯吧。好歹历亦星的小本子上记有SP公司驻地的电话号码。还不错，给了一个美元，出租车司机帮他们在共用电话亭接通了电话。刚好公司驻地有个姓吴的中国女厨师接电话，又叫醒了公司雇的一个本地女佣人，讲中国话的和讲西班牙语的全用上了，让出租车司机搞明白了中国人要去的地址。出租车司机把他们送到了公司驻地，要了二十美元。过了些天，这几个中国人才知道，在L城，从机场到住地，夜晚出租车价格最多二十索尔（当地货币SOL），而当时的汇率是一美元换二点三个索尔。不过他们还是感谢这位司机。

到了公司驻地，公司雇的一个本地女佣人把他们让进客厅就又回去睡觉了。他们在客厅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天就亮了。有两个中国小伙子匆匆敲开驻地的大门，很不好意思地说蔡总等人陪严老板到鸟岛参观去了，安排我们接人，哪成想睡过了头，把接人的事耽误了，叫你们受苦了，对不住对不住。历亦星他们也紧接着说，自家人，没事没事，我们还行吧，会自认家门。

临时住处安排下了。一路的劳累，只有在他们倒在宿舍床上时才显现出来。等历亦星一觉醒来，手表指针已指向下午4点，窗外阳光刺眼。他一翻身起来，推了推旁边床上仍在睡着的陶天，嘟哝着：“现在这是几点点了？”他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随手拿起来一看，上边写着：“小历：蔡总已来电问我们是否平安到达，他晚上回来。我和小任先出去在附近转一转。方。”

名
噪



历亦星打开行李箱，拿出换洗衣服，到洗手间打开热水器，冲了一个澡，感觉精神好多了。等陶天也冲完澡，俩人下到一楼。楼下厅里一个正在摘菜的中年中国妇女主动向他们打招呼，并自我介绍说是这里的炊事员吴芳兰，大家都叫她吴姐。

吴姐问：“你们休息得怎么样？时差反应重不重？”

历亦星说：“怎么都睡颠倒了？”

陶天又不免感慨一番：“怪不得中午睡得这么香呢，以前学地理，光是听说过时差，现在才真正体验到了。还真是挺有意思的。”他算了算，北京和这里整整差了13个小时，这里是7日下午5时，北京已是8日凌晨6时。所以从北京乘飞机十几个小时越过太平洋到了美国洛杉矶，结果日期没变，还是老皇历。从洛杉矶到迈阿密再到L城，倒了好几个时区。这里前一天的白天是北京的第二天黑夜，并且这里是南半球，中国过春天，这里却是秋天。造物主就是让世界如此多奇妙，一觉醒来已是另一个世界，而这另一个世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群，这么多的城市！

吴姐挺关心地说：“再过一会就要开饭了，你们先在屋前屋后转一转吧，不要走远了。”历亦星和陶天就围着住的房子转起来。

房子是一栋小别墅式的建筑。一层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客厅、餐厅的地面是南美红檀木地板，蛋黄色的墙壁，浅绿色的落地窗帘，陪衬乳白色的吸顶灯，倒也不失雅致。但房子的正门就有点不协调了，圆弯形厚实的木门，除了装防盗门锁之外，还装上一道横的厚铁板锁，而且四周玻璃窗无一遗漏，全部装上防盗网，跟国内广州一带的民居防盗网差不多。像吴姐说的，“这房子是租的。这里近几年闹得可厉害啦，闹得人心惶惶，社会治安也不好，家家都焊上铁笼子，像蹲监狱一样。你们外出可要小心呢。”

客厅旁边是厨房和餐厅。厨房靠墙上下全是橱柜，中间有气炉、电炉、洗碗机，一看就跟中国人的不同。餐厅里摆着几张铺

着台布的圆桌，中间放着花瓶，花瓶里插着月季花和蔷薇花，这倒像是中国人的餐厅，看样子每天这里有十几个人吃饭呢。

在房子二层，一个带洗手间的主人卧室，两间子女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三层是一个小平台，旁边有一间佣人房及洗衣熨衣间。历亦星和陶天站在小平台往四周看，觉得空气这么透明，视线是这么好，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周围都是这种小房子，但没有一栋是相同形式的。每栋房子侧墙挨着侧墙，不像美国的小房子之间那么疏松。房子前后有大小不等的绿地，看起来蛮舒服的。几乎每栋房子顶上都架着一个小罐子，那是家里的贮水池。家家外墙上都看不到空调机，听说这里是四季如春，用不着装空调，真是不假。

吃饭就在下面餐厅里。方春志和任秀玉也回来了。吴姐做的中国北方菜，略带一些粤菜的甜味，三菜一汤，中国式自助餐。人不算多，早来的七八个人加上他们几个，说说笑笑，很快就吃过晚餐。历亦星跟他的同伴议论说，吃完饭咱们散步去。几个早来的老人告诫他们：“别走远了，你们新来，不安全。说不定头儿们从鸟岛回来要有什么事呢。”

果然，晚上九点多钟，大家接到通知，到蔡总的住地去开会。

蔡总的住地在 Nalis 街，也是一幢小别墅，离历亦星住的房子隔两条街。他们走小路，穿过一个大点的绿地花园，就到了。

别墅门口有个本地雇员，笑着跟中国人打招呼，双方都不管听懂听不懂，哈哈地应付着。门铃响了几下，大门打开了，一个体态稍胖的的中年男子快步出来，跟几个新来的人握手：“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钟新成，这是蔡总。”他用手势介绍身后的一名戴银边眼镜的男子。

大家热情地握手，问寒问暖，异国他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胞见同胞，两眼放光芒。

名

唤



历亦星以前在深圳蛇口海上石油基地工作时认识蔡总，蔡总名字叫蔡国榕，是他的前半代校友。那时蔡国榕在 BP 公司海上平台当地质师，历亦星见面称其“蔡工”。现在蔡国榕已是 SP 公司的总经理了，历亦星入乡随俗地称呼“蔡总”。老熟人自然比别人聊的话又多了一些，同时观察得又多了一层对比。眼前的蔡国榕，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虽然已年届半百，但不显得老相，关中男人的长方脸，清瘦的脸膛，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普通的分发，眼泡有些发肿，眼睛有神但很随意地笑着，不认识的人绝不会觉得他就是这里的掌门人。蔡国榕身着长袖蓝色衬衣，扎着领带，下穿黑色西装裤，可能是陪领导出行的着装吧。虽然衣服整齐，但仔细一看就觉得蔡国榕已面露倦容，疲惫不堪。

寒暄过后，蔡国榕示意大家静下来：“今晚让大家来，主要是见见严总，因为严总乘半夜一点的飞机就要离开 B 国。临行前，我们大家见见面，请严总作作指示。大家先等一会，我去请严总。”

“不用请，不用请。”说话间严总已下楼来到客厅，微笑着和大家握手问好。据说他是 20 世纪 50 年代清华大学石油地质专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油田基层钻井队工作，经常坚持业余时间学习外语而成为当时领导干部能直接与外商对话的佼佼者之一。因他精明过人而得到迅速晋升，成为那时石油系统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岁月不饶人！如今严总已年届六旬，满头白发，不再年轻了。作为总公司主管对外工作的副总经理，他身兼多项职务。B 国项目是他关注的重头戏。老头看上去神情矍铄，经过一天长途跋涉后依然精神饱满。

因为时间紧，他的话很快转入正题：

“这次总公司下决心，从全国各单位抽调精英来加强海外项目的工作，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党组提出了三大战略，稳定东部，开发西部，走向世界。这个项目就是我们石油系统打出去的

第一张牌，是我们必须全力拿下的第一块滩头阵地。作为实验田，这个项目不要求盈利，当然能盈利更好。但要在国际市场上打响中国石油的牌子。按黄总经理的要求，SP 公司要趟路子、积经验、出人才。我们大家身上的担子都不轻啊！

这次我来了半个多月，时间不长。得到一个总的概念：我们现在目标已经明确，但道路还未开通。我们的目标是在 B 国中标一到两个区块，实现中国海外油田零的突破！我们中国石油人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我们也能在本世纪末把跨国石油公司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我们已经具备了登陆的条件，能不能把路子趟出来，靠我们在座各位啦！

现在 B 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应该说阿拉贝政府上台后，政治经济情况已有所好转。B 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现政府和中国也比较友好。现政府推行的经济私有化政策为大量吸引外资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勇敢地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踏上这块新大陆！”

严总的话显然起到了鼓动的作用，大家一阵鼓掌，显得都很兴奋。

严总继续他的讲话。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脚跟还很不稳，随时有摔倒的可能，当然，一种可能是自己摔倒，一种可能是被人摔倒。那么这方面的因素有哪些呢？

我看，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观念、认识适应不适应项目工作的要求，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投标准备工作，第一，要改变在国内计划经济下以产量为中心的工作模式。我们的投标究竟能作出多大的承诺，在什么前提下能击败对手获得头标，核心是要做好四个评价，而重点是经济评价，要拿出一系列合理的经济数字。第二，B 国政府抛出来的标准合同，设定合同期限为二十年，我们的测算就要在这一段期限内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加大采油强

名

味



度，提高采收率。过去我们批判外国资本家实行掠夺性开采，实际上这是国际市场经济的一条规律。第三，要提高法律意识，B国国家虽然小，可是处处讲法律呀，投标不懂法，等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险啦。所以要依靠专业律师，要不耻下问。”

钟新成笑嘻嘻地插话说：“律师费太高了，一小时一百六十美元啊。”

严总看着钟新成，也笑咪咪地说：“你小钟，别小抠，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律师费高一点不要舍不得。就是将来我们自己懂西班牙语的律师培养起来了，外请律师钱也得花。”顿了一下，又说：“当然，钱也不能乱花。”

蔡国榕见严总讲到了火候，也加入进来：“严总讲的这几点非常重要，点到了我们的要害。下一步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组领导和严总的指示，努力把工作做好。”

严总看着大家说：“你们蔡总还挺会客气的，啊。”又接着对蔡国榕说：“老蔡，现在先别谦虚，你的压力比我大呀！”随着，面向大家正色说道：“党组很信任蔡总，派他主持这里的工作，大家要支持和尊重他的领导，团结一致，争取尽快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党组领导都在看着你们呢！”

在大家的掌声中，蔡国榕连连向大家抱拳，“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努力！”

蔡国榕随后简要讲了最近的几件工作：

“一是把 SP 公司地质家组织起来，昼夜奋战，充分收集和利用地质资料，两周内，到 6 月 5 日之前，拿出初步的资源评价报告和可采储量评价报告，以及产量预测报告。

二是在此基础上，到 6 月 10 日之前，搞经济的几位同志把经济测算报告拿出来。

三是抓紧与 B 国石油公司联系，争取再购买一批其他区块的地质资料，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嘛。